

曹志耘 主编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语言学 文萃

方言卷

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
汉语方言声调演变的两种类型
吴徽语入声演变的方式
关中方言鼻尾韵的音变模式
徽语的小称音变和儿化音变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曹志耘 主编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语言学

文萃

方言卷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曹志耘主编.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5619-1377-X

I.北…

II.曹…

III.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汉语—方言—文集

IV.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0378号

书 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

责任印制:乔学军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网 址:<http://www.blcup.com>

发行部电话:82303648 82303591

E-mail: fxb@blcu.edu.cn

印 刷: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5

字 数:253千字 印数:1-2000

书 号:ISBN 7-5619-1377-X/H·04079

2004HW0039

定 价: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出版部负责调换,电话82303590

前 言

北京语言大学是我国惟一所以“语言”命名的大学，也是我国惟一所以在全世界推广汉语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对于这样一所大学来说，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基础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在我校具有优良的传统和突出的优势。几十年来，张清常先生、王还先生等前辈学者在汉语语言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赵淑华、刘月华、赵金铭、吕文华、房玉清、许德楠、常敬宇、梅立崇、王绍新、陈亚川、郑懿德等一大批老教授在语法学、词汇学、汉语史和方言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更有数以百计的汉语教师在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领域辛勤耕耘，他们在语料库建设、词频和句型统计、参考语法编写、词典编纂、语言学家资料汇编、语言学书刊编辑出版、学术会议组织等方面，均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我校也因此成为全国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学术重镇。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学科目录的调整，“汉语言文字学”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分立，这给了我校广大汉语言文字学工作者更加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同时也对我校汉

语言文字学这一基础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世纪学术发展的需要,学校对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学术力量进行了整合,对本学科的专业方向进行了调整,现已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队伍。

这支由数十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队伍,在国内外高校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中可以说是最庞大、最整齐的。他们中有:曹志耘、陈前瑞、程娟、崔希亮、崔永华、高晓虹、李立成、施春宏、石定果、孙德金、万业馨、王弘宇、魏德胜、张博、张赧、张凯、张旺熹、张维佳、张希峰、郑贵友、赵日新,等等。他们的特点是:学历层次高,博士学位获得者达30多人;年富力强,平均年龄40多岁;学缘多样,来自于各个名牌高校,师出多个学术名门;专业覆盖面广,涉及方言学、汉语史、语法学、词汇学以及文字学等多个领域,知识结构合理,互补性强。总之,这是一支充满朝气、活力和希望的力量,他们正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勤奋探索,努力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们必将为我国汉语言文字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校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步。2002年,本学科被确定为北京市高校重点学科。2000年以来,本学科学术骨干共出版学术著作20部,在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中国语文》、《方言》、《中国语言学报》、《语法研究和探索》、《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语文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世

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汉语学报》、《语言科学》等海内外重要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100 多篇,其中有 20 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2000 年以来,本学科学术骨干共完成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级重要课题(不含校级课题)16 项,项目总经费 230 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7 项。在新世纪的短短几年中,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显示出强大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潜力。

为检验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近年来在学科方向拓展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示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也为了便于广大读者查阅有关文献,学校决定精选近 10 年来,尤其是近 5 年来我校学者所发表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重要学术论文,编辑出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根据本学科各专业方向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了这样几个原则:(1)汉语方言、汉语史、汉语语法和汉语词汇 4 个专业方向为论文选编的范围;(2)1995 年以来发表在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影响的论文;(3)主要选编在职学术骨干的论文,精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根据这些原则,我们编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曹志耘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汉语史卷》(张希峰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语法卷》(崔希亮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词汇卷》(张博主编)。整套文萃由曹志耘教授担任总主编。

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这套文萃的选编出版，国内外专家学者能对我校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使我们的学科能够得到不断进步和发展。让我们在这样的联系与交流中，为繁荣我国的汉语语言学事业、推进汉语的国际化而共同努力。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时间紧张，本文萃中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编委会

2004年10月20日

目 录

曹志耘	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
张维佳	方言研究与方言视图的数字化.....	19
曹志耘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	38
曹志耘	汉语方言里表示动作次序的后置词.....	47
赵日新	说“个”.....	69
赵日新	绩溪方言的“过”和“看”.....	86
黄晓东	台州方言的人称代词.....	88
曹志耘	汉语方言声调演变的两种类型.....	98
曹志耘	吴徽语入声演变的方式.....	117
曹志耘	汉语方言中的韵尾分调现象.....	127
高晓虹	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	138
高晓虹	北京话庄组字分化现象试析.....	155
张维佳	关中方言鼻尾韵的音变模式.....	165
张维佳	秦晋之交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白读音的层次.....	184
张维佳	方言音韵结构的基本特征.....	197

张世方	汉语方言三调现象初探·····	207
赵日新	古清声母上声字徽语今读短促调之考察·····	232
赵日新	徽语的小称音变和儿化音变·····	238
赵日新	中古阳声韵徽语今读分析·····	247
曹志耘	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语音特点·····	256

张世方	社会因素与北京话清入字的今调类·····	268
张世方	从周边方言看北京话儿化韵的形成和发展·····	280
郭风岚	消变中的科洛站话·····	295

	编后记·····	305
--	----------	-----

地理语言学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 曹志耘

笔者(曹志耘,2002)曾回顾了地理语言学尤其是它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情况,提出了加强中国地理语言研究的呼吁。本文拟更加全面地论述笔者对地理语言学的认识以及在中国开展地理语言研究的设想。

一、定 义

1. 有关术语(学科)

1.1 术语(学科)名称

dialectology	方言学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地理语言学
areal linguistics	地域语言学
geolinguistics	地缘语言学

^{*} 原载《中国方言学报》2004年第1期。

linguistic geography	语言地理学
dialect geography	方言地理学

1.2 西方的情况

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地理语言学 按地域分布研究语言和方言有时统称为地理语言学,但方言学和地域语言学这两个名称更为常用。(第157页)

dialect(-al,-ology) 方言(方言的,方言学) ……对各种形式的方言,但主要是对地域方言的系统研究称为方言学(dialectology),或“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第107—108页)

area(l) 地域(地域的) ……研究不同“地域”的语言特点——分析它们的歧异形式和历史渊源——叫做地域语言学(areal linguistics)。(第25页)

geolinguistics 地缘语言学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全世界语言的地理分布,同时参照语言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按狭义理解,语言学用这个名称指一种理论和方法,即将方言地理学、城市方言学和人类地理学的发现结合起来作有社会语言学意义的方言学研究,特别是用语言学变项这一概念考察新兴形式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的扩散。(第157页)

由上可见,在西方学科体系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地域语言学—语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这几个术语的含义非常接近,甚至可以互相换用。

1.3 中国的情况

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11月1日发布)中,有关术语(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下: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三级学科
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方言学
	语言地理学	
	汉语研究	汉语方言

在这个学科体系中,“语言地理学”是与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方言学”是位于“普通语言学”下面的三级学科,“汉语方言”是位于“汉语研究”下面的三级学科。

2. 实际使用情况

表1是笔者于2003年12月31日利用Google在因特网搜索到的有关术语的出现次数(搜索中文术语时,为了避免混入日语材料,搜索范围限制在简体中文网页,并令其不包括标点符号):

表1

排序	英文术语	出现次数	中文术语	出现次数
1	linguistic geography (语言地理学)	188000	方言学	2470
2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地理语言学)	81000	语言地理学	169
3	dialect geography (方言地理学)	46600	方言地理学	47
4	dialectology (方言学)	29100	地理语言学	45
5	areal linguistics (地域语言学)	6050	地域语言学	2
6	geolinguistics (地缘语言学)	1470	地缘语言学	0

在英语文献里,“linguistic geography”最为常用,其次为“geographical linguistics”;而在汉语文献里,“方言学”一枝独秀,其他术语均很少使用。

3. 方言学与语言地理学

根据表1,在英语文献里,“dialectology”与“linguistic geography”的使用次数之比约为1:6;在汉语文献里,“方言学”与“语言地理学”的使用次数之比约为15:1。如果把“dialectology”、“方言

学”作为一类,把其余的“linguistic geography”、“语言地理学”等各5个含义更为相近的术语作为一类,那么在英语文献里,二者的使用次数之比约为1:11,在汉语文献里则约为9:1,两个数据几乎相反。

在西方,“dialectology”远不如“linguistic geography”类术语常用,这与西方国家的方言差异程度以及学术传统、研究旨趣有关。西方学者对方言的研究兴趣更多地是集中在方言的分布状况、地理差异及其原因的分析方面,在后来的发展中则逐渐转移到方言的社会差异方面。^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早期),西方的“linguistic geography”类术语是可以与“dialectology”混用的,有时甚至可以代替“dialectology”。

尽管“linguistic geography”类术语在西方广为使用,“语言地理学”也列为我国的二级学科,但是我国学术界习用“方言学”,而很少使用“语言地理学”类术语(比较:同属于二级学科的“应用语言学”15100次,“社会语言学”2890次,“普通语言学”2020次)。究其原因,一,“方言”是中国传统小学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二,长期以来,我国的方言研究以历史比较为主要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部分,与西方意义上的方言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

如果仅仅是叫法上的差异,西方用“linguistic geography”等,我国用“方言学”,亦无可。但如上所述,这两种术语实际上已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换句话说,西方意义上的方言学(或语言地理学)研究在我国长期以来处于断断续续、低迷徘徊的状

① 沙加爾(Laurent Sagart)先生于2002年8月5—9日参加了在芬兰举行的一个方言学研讨会(METHODS XI: El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thods in Dialectology),会后他写信给笔者说:“The tendency of dialect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US, Canada, England, Germany, is very sociolinguistic-oriented. Classification of dialects, when it is made, is not intended to have any historical meaning.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takes plac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态,而这种研究本来可以成为我国语言学的优势和强项,对于发展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我国语言学界重新提倡语言地理学的思想,并大力进行语言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以促进我国方言研究的全面、健康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地理学”,是指一种研究倾向,一种研究途径和方式。我们呼吁在我国开展语言地理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想把“语言地理学”建成一个学科,更不是想用“语言地理学”来取代“方言学”。至于它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科的名称将使用什么术语,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一天,在汉语方言学界,语言地理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已经成了大家的基本共识,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完全取消“语言地理学”的提法也无妨。

4. 定义

出于技术方面的考虑,本文以下统一使用“地理语言学”的名称。

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W. A. Grootaers)曾对地理语言学的基本思想作过一个扼要的阐述(贺登崧,2003:1),今天看来仍不失借鉴意义:

语言地图的特点则在于,依据一份尽量简短的词清单来搞明白很多问题。

语言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1) 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以及语言片断(syntagm),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记录下其发音。

(2) 每个调查项目制作成一张地图。这时,对语言资料不作任何修改,以实际记录到的形式表示出来。

(3) 把词及其所指对象联系起来,也就是要研究词汇中所反映出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

(4) 对地图进行解释。对于语言学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工

作,这是要以上述3项工作为前提的。语言地图的作用是为语言(方言)间作比较、为语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我们能够确定语言的和文化的地理界线,也能够进而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

本文的定义: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二、地理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

19世纪70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发现了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其中的青年语法学派提出了“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口号。但是,人们发现,标准语的语音演变中总是存在一些不规则的现象,于是推测标准语是混杂体,而乡下方言则是纯粹的、单一的,方言可以证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理论。

1876年(就是August Leskien提出“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那一年),青年语法学派的一名热心支持者——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为了证实“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原理,向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小学教师寄发了一份由约300个词组成的40个句子的调查表,请被调查者用当地方言转写出来。文克尔设想,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原理,莱茵河地区的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应该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他把调查结果画成了6幅方言地图(《德国语言地图》1册,1881年),在地图上,他惊讶地发现:同一个音变现象(例如[k]→[x]),在不同词里的变化情况的地理分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反映不同词的音变的同语线往往是不重合的(例如“maken”和“ik”这两个词里的“k”的读音的同语线就不一致)。这种现象否定了青年语法学派“一种语音变化会以同一方式影响

所有的词”的理论。

在青年语法学派的鼎盛时期,舒哈尔德(Hugo Schuchardt)强烈地反对音变规律学说。舒哈尔德的学生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开展了对法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他专门训练了一名叫做艾德蒙(Edmond Edmont)的调查者,制定了一份约2000个词语的调查表,由艾德蒙一人赴实地对约650个地点的方言进行调查记录,最后编制出版《法国语言地图集》(1902—1914年和1920年)。在这项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口号,并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口号相抗衡。(徐通锵,1991:223—229)

此后,随着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地图集。例如,1926年,芮德(F. Wrede)编辑出版《德国语言地图集》6册。1928年起,雅伯尔格(K. Jaberg)、依德(J. Jud)编制出版《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在日本,1905年,国语调查委员会发表《音韵分布图》29幅,1906年发表《口语法分布图》37幅。1930年,柳田国男发表著名的《蜗牛考》。1966—1974年,国立国语研究所编制出版《日本言语地图》6卷(1981—1985年重印),包括2400个地点,300幅地图。1989—1999年,国立国语研究所编制出版《方言文法全国地图》4卷(第5、6卷尚未出版),包括807个地点,267个项目,发音人均为1926年以前出生的男性老年人。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见下文四。

三、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1. 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1.1 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

人们对语言进行分类时,主要有发生学(谱系)分类、类型学分

类和地理分类三种途径。地理分类并不是依据地理地形来给语言分类,而是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把地理上相连、语言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地理分类的结果主要就是表现为“方言区”,反过来说,所谓“方言区”主要应该依据地理分类——不过,事实上,我们现在进行方言分区时,往往把发生学(谱系)分类和地理分类合在了一起。

早期的地理语言学家由于看到在方言地图上,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认为各地方言之间只有过渡,没有分界,方言是无法“分区”的,换句话说,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A方言”、“B方言”等等这样的“方言”。但是,后来的语言学家认识到,如果区分不同同语线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利用“同语线丛”的话,那么,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用于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方言分区)。事实上,地理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地理分类(方言分区)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今天已毋庸赘言了。

1.2 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

由于一种语言在各地的发展演变速度不同等原因,各地方言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差异实际上可能正是该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遗存,也就是说,语言的共时差异可以反映语言的历时变化。因而,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缺乏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早期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反对青年语法学派,反对语音演变规律理论,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弥补了历史比较法存在的缺陷,地理语言学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种极为有效的研究途径。布龙菲尔德(1955:424)指出:“有些语言特征,现在只保留在残余形式里,从前却分布在广阔的领域:方言地理学提供了这样的证据。特别是,一个特征只出现在零散地方,被一片说着占上风的新形式的连绵区域所分隔,那么,这幅地图通常能够这样解释:这些分散地点曾经是一片完整领域的组成部分。这样,方言地理学可以给我们